

信阳名人

童世明:长眠苏北的商城英烈

唐泉春

在革命战争年代,商城县曾涌现出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和革命烈士。我到商城县工作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编撰《商城县军事志》。在入志的军事人物中,童世明的职务并不高,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源于他生命的最后岁月战斗在我的家乡江苏盐城一带,并牺牲在那里。

转业回到家乡后,我曾搜集了数10种盐城革命史料书籍,浏览中时时见到童世明烈士的英名和事迹。其中,一些新四军老战士的回忆资料更为详尽而珍贵,我于是萌生一个想法,利用业余时间将童世明烈士的事迹整理成文,奉献给烈士的故乡和父老乡亲。

童世明(1912.12-1943.3),商城县人。1929年参加革命,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入伍以后,他历任通讯员、班长、排长、连指导员、营长等职。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参加过著名的平型关、山西陵邱等战斗,先后4次负伤,为党为革命立下了许多战功。

1940年5月,八路军六八七团(1941年改编为新四军三师八旅二十二团)随黄克诚从太行山南下,支援新四军,一路边行军、边打仗,冲过敌伪层层封锁线,部队很疲劳,有不少同志生了病。当时身为副团长的童世明行走在战士行列里,十分关心体弱有病的同志,在他的带动和影响下,部队上下亲密无间。

1941年,童世明奉命率部驻扎在阜宁与涟水之间的废黄河一带。一次得到情报,国民党徐继泰的八旅要穿过我军防线去滨海投敌,童世明指挥部队预先埋伏在要道边,待徐部过来时,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一阵猛冲猛杀,当场毙敌200余人,俘虏400余人,还缴获了大量的枪支弹药。这一仗不仅打乱了顽军的投敌部署,还大伤了徐继泰部的元气。

1941年9月,我军发起了涟水郑潭口战斗,这是一次较大的攻坚战。当时,郑潭口驻有敌伪军800余人,筑有坚固的工事,这个据点扼守交通要道,是楔入我根据地的一根“钉子”,对我威胁极大。拔掉这根“钉子”,对于苏北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进一步壮大抗战力量有着重要意义。在三师参谋长彭雄指挥下,由二十二团担任主攻,童世明和团长

张天云一起亲临前线指挥,经过一昼夜的激战,终于攻克郑潭口,全歼守敌,活捉了死心塌地为侵华日军卖命的汉奸王世珍。这次战斗,大大鼓舞了广大抗日军民的士气。从此,二十二团被誉为“钢铁大军”。

1943年春,日本侵略军对盐阜区进行第二次“大扫荡”。3月16日,我新四军三师集结主力开始反击。我二十二团与大程集出扰之敌步骑炮队(自命为“清剿”大队)300余人交战于涟东县黄营,战斗10小时,毙敌近百人,追敌10余里,这是敌人“大扫荡”以来遭受的一次大惨败。3月18日,敌人从百禄沟、佃湖等地纠集600余人,携带新式武器,沿着废黄河堤寻找我军作战,以图报复。19日于阜宁单家港与我二十二团再次交火,我军在副团长童世明的指挥下,连续击退日伪军3次进攻,击毙击伤侵华日军260余名、伪军80余名。下午4时左右,涟东之薛集、佃湖等地日军数路增援,我前沿阵地的敌人越来越多,战斗愈打愈激烈。在敌众我寡的劣势下,鉴于我军已达到大量杀伤敌人之目的,为避免与敌拼消耗,童世明及时果断地命令二营营长带部队立即撤出战斗,向范家荡方向转移。为了指挥部队安全撤退,他亲临敌很近的前沿阵地,下令撤退时,不幸被敌弹击中头部。他咬紧牙关,一句话没说,便合上了眼睛。两个警卫员立即为他包扎,并把他背到范家荡,终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壮烈牺牲。

单家港战斗后,阜宁县政府为纪念、表彰童世明等为国捐躯的23名革命烈士的功绩,集资于单家港高庄村建立了烈士公墓和纪念碑,碑上刻着“野蔓荒烟埋烈骨,斜阳芳草吊英魂”的挽联。1943年6月1日,阜宁县政府于烈士公墓隆重举行公祭大会,悼念童世明等烈士。黄克诚师长亲题挽联:“单港永留名,典籍留芳,抚墓碑追怀故旧;黄河长饮恨,烽烟尚炽,闻鼙鼓痛失忠良。”张爱萍副师长参加了公祭大会,他号召抗日军民继承先烈遗志,随时准备粉碎敌人的再次进攻。抗日民主政府决定改单家港为“世明港”,改单港小学为“世明小学”,以示对童世明烈士的永久纪念。同年,世明学校师生集体创作了一个歌舞剧在当地群众中演唱,其词道:“副团长童世明,为国而牺牲,血战单家港,南征北战为人民”。

童世明烈士永垂不朽!

信阳风情

山歌飘荡九龙岭



陈茂声

“唱山歌,这边唱来那边和,山歌好比春江水,不怕滩险弯又多……”这山歌由壮乡传遍大江南北,传承一代又一代。

然而,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各地有各地的民风,也就有了各地的山歌。在豫南光山县有个叫九龙岭的地方,也是光山、新县共享的山,位于光山县晏河乡帅洼村。岭由九座山峰组成,绵延九公里,酷似一条舞动的龙,故曰九龙岭。世代生活在九龙岭下的帅洼人在日积月累中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山歌之风。可谓集光山、新县山歌之大成。

在那个集体的年代,没有时髦的娱乐方式,生活单调而乏味。人们只能在传统的耕作中天复一天、月复一月、年复一年。

每当两个相邻的劳动场面相遇时,总会以山歌的方式问好或调侃,活跃气氛。如:我说兄弟你可好?代问叔婶把心表,祝愿

贵府都安康,闲来我家喝老烧。

为表达感激之情,对方会立马回敬:感谢兄弟的盛情,远亲不如我近邻,一定带话给二老,莫嫌寒酸随时迎。

朴实的语言却表达了真实的情感。有时为了刺激,不免添加些“荤味”。如:对面美人你听着,帅哥家室无着落,若是愿意成双配,保你从此不奔波。

而对面的女人知道是在挑逗自己,也不含糊,开嗓就回唱道:看来汉子受饥渴,奴家我已公婆,瞪大眼睛这边看,娃儿给你叫哥哥。

歌声在山谷回荡,“哈、哈、哈……”笑声震山坡。有时一对就是半晌,不知不觉中就到了收工时间。

当同一生产队的人长时间在一起劳动,笑话讲得山穷水尽,唱了无数遍的小调也腻烦了,于是,就会变方法换换口味。而劳动时为了男女各自的方便,总会自动分开,保持一定的距离,这就很容易

在无聊时形成男女对歌的场面。

有时候两县相邻的村民劳作相遇,也会以山歌嘘寒问暖。比如:新县乡亲真勤劳,五谷杂粮长势好,烈日当空莫蛮干,放下农活歇歇脚。

又如:多谢光山近邻夸,你的庄稼也不差,等到粮食堆满仓,一定做客到你家。

虽然一岭分两县,一开歌喉,山歌可不管什么界限,悠扬地飘荡在崇山峻岭间,充分体现田地有界情无界的友谊。

九龙岭的山歌尽管说不上高雅,甚至有些语句不通,但都是随情随景即兴而作,开口就是歌,不为别的,为的就是个乐。

如今,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落实,众人劳作已被个体单干所代替,对山歌也随之成为历史。但愿帅洼山歌能在口口相传中世代传承,让它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部分,源远流长,在九龙岭飘荡千年万年。